

花 帜

香港最新畅销书系列
(香港)梁凤仪著



花 帜

梁凤仪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 新登字 2 号

花 帆

梁凤仪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32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西安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378—1108—3I • 1086

定价: 5.95 元

前 言

《花帜》是当代奇女子杜晚晴的故事。她的家学渊源是三代为娼，外祖母是石塘咀炙手可热的老举，母亲是杜老志红透半边天的舞女，轮到杜晚晴，则是当今本城内首屈一指的交际花。她穿梭於顶级富豪与政府高官之间，如何呼风唤雨？如何洞悉官商勾结？如何在过渡期内处理个人恋爱与国族情怀？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亦能使你想像出现代都会内可能有的顶层社会黑暗面与人性的光明面，令你极度震慄和感慨！

杜晚晴，是本城上流社会内，一个无人不晓、艳绝人环、极之传奇性的女人。人人都知道她的身世。

杜晚晴的外祖母是五十年前石塘咀的老举柳湘鸾。

当年，鸾姑娘每晚接的花笺，多到有如一副扑克牌。

本城不少富豪，纳老举为正室，是人所共知的事。

目前仍然在世的就有好几位，柳湘鸾是其中之一。

当年，湘鸾姑娘下嫁船业巨子高骧的佳话，传遍整个石塘咀。

也真是时也命也，高家旗下的福康、福寿、福禄、福宁号船做的生意在战前风生水起；战后呢，一落千丈，甚而至一蹶不振。

高骧郁郁不得志，抵受不了自高峰滑落的刺激，生了肝癌，苟延残喘三个月就与世长辞。遗孀对于公司生意财务一窍不通，烂船剩下的三斤钉都为高家亲属瓜分，弄得高柳氏一贫如洗。

柳湘鸾为高骧育有两个孩子，儿子高敬康和女儿高敬宁。其后，家道中落，敬宁货腰度日，奉养慈母，照顾兄长，倒也有过十年好风光，以花艳苓的艺名，经年稳坐杜老志第一把交椅。

美丽的女人是注定命中有劫的，花艳苓十六岁出道，一直大红大紫，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公子哥儿、阔佬大少，有

若恒河沙数。

歌坛舞榭的欢场内，人人都说花艳苓承继柳湘鸾的衣钵，且青出于蓝。

从前，石塘咀福乐楼头，一堆新进广家、一班金银业老板，包一个厅晚宴，每夜花二十元酒菜钱，上桌的就已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群翅固然等于例汤，就是溇心四头鲍鱼，也普通至极。

现今九十年代初，除了还有一两位金融业巨子家里头藏有一小批十足斤两的正宗四头鲍鱼之外，往哪儿找？

这批四头鲍鱼原来屯积在饮食跟地产业富豪周炳年的集团之内，周家大公子周霄新在石油危机年代，尽地一铺押在美国南部德萨斯州的地产上，以为石油价格会暴升；谁知恰得其反，德州地产疯狂下泻，达丽斯城内心脏地带的商业楼宇，空置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当地的各间银行贷款部完全手足无措，竭力支撑之余。还是收楼收到手软，无端成了整个德州的最大业王，是经济上最不健康的现象。

周家只因挚友电影怪杰黄亦廉的拔刀相助，未致于公然宣布破产，但重整公司财务，无法幸免。世家一倒台，那种落泊也真叫人看得心酸。连集团屯积下来的一批四头鲍鱼，都得放声气给各朋情深厚的财阀，名副其实的沿门兜售。

那阵子，周家卖鲍鱼，跟经济陷于困境的船业巨子陆家卖古董，成了企业财经界内一双令人惨不忍睹的蒙尘故事。

说话回来，半世纪以前的二十大元，绝对可以有四头鲍鱼奉客了。

然，那时候，写花笺请靓老举来陪酒，只坐那么十分钟，就拿两块钱，一晚转上二十张桌子是没有问题的。若要包起

一位名老举，让她陪足一顿饭，连打赏在内，非要花五十大元不可。

柳湘鸾嫁进高家时，人们估计她床头有千两黄金，绝非笑话。

后来的命蹇时歪，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花艳苓叱咤风云于湾仔海傍杜老志的时候，虽另有一番风光，但，比起她母亲的积蓄，是差太远了。

凄凉的情况还不在于花艳苓要照顾伤心失意的母亲，以及那染有毒瘾的兄长上头，而是在于她跟杜一枫堕入爱河，继而结成夫妇，遂酿成生活上的大患。

杜一枫不是王孙，更非公子，只不过是家道清贫，靠一点勤力，半分运气，考上大学的一个理想青年。

花艳苓在杜一枫毕业的那天晚上，跟他认识。只为一班大学男生结伴上舞厅去，以表示成熟、以庆祝踏入社会。

杜老志的灯光忽红忽绿，忽明忽暗。然，花艳苓与杜一枫仍然睁着眼把对方看得一清二楚，兼入心入肺。

自此，花前月下，有影皆双，千篇一律的海可枯，石可烂，我俩此志不渝。

花艳苓决定收山嫁作杜家妇时，她已经二十五岁，比杜一枫大三年。

杜一枫其时是一家英资洋行内的见习生，月薪除去衣食交通之外，不足以租用一间唐楼的光猛尾房双宿双栖，是花艳苓硬塞给爱郎一笔私已，作为顶手一层小公寓之用，才成的亲。

柳湘鸾当然洞悉此举，苦口婆心地劝告女儿：“你别怪做娘的说得难听，你要是欣赏那白脸小子，跟他睡个三五七年，

也就算了，千万别从良，更别生儿育女”。

花艳苓脾气暴躁猛烈，一拍台，站起来就问：

“我十六岁开始下海，到这年头，累都累死，你不为我寻着个归宿而安慰，反而泼我一头的冷水。”

柳湘鸾轻叹：

“我除你以外，又有谁了？为什么能令你欢天喜地的事不干，偏要害你不高兴呢？女儿，我和敬康一家还是要吃你的那口饭的。”

一句如此低威的凄凉话，由慈母口中说出来，立时间减煞了花艳苓的怒气。

她稍稍收敛了语调说：

“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你不必以为杜一帆今日家上壁，就一世都穷。”

“行行也状元，这是一定的。然，一榜之内状元能有几人？轮不轮得到自己，靠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我恨不得他能发迹，但，阿宁，”柳湘鸾叫着女儿的本名，“你不可不防，怀才不遇的穷书生，不是心甘情愿跟他捱生捱死，他就会越加疼你爱你的。男人一不得志的那口乌气，喷到妻子的脸上去，比屁还臭！可以叫你委屈得宁愿速死。”

柳湘鸾的这番话，不幸而言中。

她劝女儿不可轻率成亲的千言万语，敌不过杜一帆对花艳苓的一个含情带笑的眼神。

母亲千叮万嘱，要她不可生儿育女，花艳苓诞下了第六胎，才猛然发觉娘的说话绝对有理，已经太迟了。

花艳苓在留诊所内抱着初生的第六个女儿时，一见拖着他五名子女来探访自己的母亲，就泪如雨下。

花魁泪，一滴一滴，洒落在初生婴儿的衣襟上，那阵子，宁馨儿还在努力息睡。

柳湘鸾轻叹。

“算了，算了，但愿一帆会改变过来吧！”

怎么会改呢！

这么个小男人，拿了张毕业文凭，就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理所当然的一屁股坐上洋行的经理位置上去，才算是人家对他的公平处理。绝不翻心一想，自己上无祖荫，下缺经验，做事固然未到家，做人亦是半桶水。

更坏的在念多了两年的书，自命不凡，洋上司多说他几句，他的脸拉得比高他几级的高权者还要长。

谁会巴巴的卖他的账！

眼见旁的人晋升神速，心生不忿，益发乱了步伐，终而被摒出局外。

一次跌倒，不足以论英雄。何况，谨记失败的教训，再战江湖，必有进步。除非抵受不了压力，自暴自弃，或明知故犯，变本加厉。

何其不幸，杜一帆在事业上受了挫折，转投效华资机构时，心态变得更敏感，动辄就思疑别人欺负他，要占他便宜，胸襟一窄，处处不肯吃亏，人家会当他老几？当然的变为投间置散，可有可无。

再受一次打击，非但不图悔改，反而借酒消愁，借赌解闷，两样恶习夹攻之下，成了个废人。

对妻子，早已没有了卿卿我我，郎情妾意。花艳苓对于杜一帆，在结婚三年之后，开始成了一个家里头精力健旺的老妈子和一具供其免费泄欲的躯壳。

曾有那么一晚，花艳苓倦极，硬是推开丈夫，哭嚷：

“就是舞客要买大钟，也得经我同意，我还是人不是人？”

杜一枫伸手连连掴了花艳苓两记耳光，抓牢她、双眼发出穷凶极恶的光芒来，说：

“今几个晚上，我偏是要奸定了你，看你怎么样。高士打道的警署在我们走后，你跑去告我吧，说你当杜老志的红阿姑时还未曾遇上暴力，如今人老珠黄，却偏偏遇上了！”

信不信那年头，一个念过大学的男人会说出如此下流卑鄙的话来？

就在这事件的一个月之后，花艳苓就怀了第六胎了。

杜晚晴排行老四。

一兄一姐是杜展晴、杜日晴，分别比晚晴大五及二岁，老三杜现晴是天生低能儿，成了柳湘鸾与花艳苓母女俩的一个伤心得几乎不胜负荷的包袱。

晚晴的弟弟杜又晴，比她小五岁。其间，花艳苓堕胎四次。

到最小的一个女儿杜再晴出生时，晚晴自己近九岁了。

孩子们的名字是柳湘鸾起的。

谁以为专陪人客饮花酒的老举是目不识丁的，是为一错。

以为当老举就一定会答应陪寝的，又是二错。

柳湘鸾在鸨母的悉心扶育下，十岁大已经念遍《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十二岁开始念第一中译的外国名著小说及中英历史。

到十五岁出局陪酒，唐诗宋词，朗朗上口。

席间的应对，引古论今，挥洒自如。

以这样的底子，为几个小孙儿起个比较不从俗的名字，真

是太易如反掌了。

杜晚晴一直是外祖母的挚爱。

这份额外恩宠，跟她排行中间有点关系。既非长子，又非老么，被母亲冷落，似乎无可避免，因而大获外祖母的同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一定是柳湘鸾独具慧眼。她知道这外女儿必是最出色的一个。

杜晚晴从小说跟她的外祖母非常亲近。

连睡觉都是两婆孙一张床。自三岁开始，晚晴每天晚上都要听完故事，才肯睡去。

柳湘鸾说：

“晚晴，这些故事，你谨记了，将来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她的说话总是兑现的。杜晚晴还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

当她小小年纪，由祖母拖着，到湾仔街市去买菜时，那牛肉档的老板三叔，老以为柳湘鸾是小晚晴的母亲，笑着说：

“小妹妹，你脸色白雪雪的，应该叫你母亲多给你煲牛肝汤，行气补血，弄得皮肤白中透红，那才配得上你精致的五官。”

笑得柳湘鸾合不拢嘴，道：

“三叔，不是告诉过你，晚晴是我孙女儿了！”

“嘻嘻对、对、对，差点忘了，你原来已是百岁人魔。”三叔幽她一默，弄得柳湘鸾不辨悲喜。

杜晚晴是真正幼承庭训，她接受的教育是集石塘咀与杜老志两大门派于一身。再加上她个人天生聪敏，摸索、揉合、创造出一个配合时代调子与步伐的模式来，而成为坊间称颂的当今本城天安第一号的交际花。

杜晚晴的寓所在大潭，座落于南区新开发的一个小山坡上。

沿着山坡，一连筑有几间小白屋。自远处望过去，像在青葱的衣裙上，系着一系白色的腰带，一片素净之中灵灵跃跃地显出生气与活泼来。

每间小白屋都有独立的前后花园，后花园面对一大片的海洋，对岸没有万点灯光的瑰丽，却有无穷无尽的舒坦味道，扩阔了凭栏眺望者的胸襟与心怀，顿生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志向。

杜晚晴当日一站到地盘上去时，就决定要自山顶搬到这里来。

此一系列的十间独立洋房，完全没有放到市场上出售，根本无此需要。地皮是属于本城十大富豪之一的金融业巨头乔继琛家族的；承建商呢，是本城首屈一指、国际知名的地产王荣浚杰主持之建基地产集团。

十间美丽绝伦的洋房，单是卖给乔、荣二家的好友宠臣，都要抢个头崩额裂，怎么还会有其他街外客的份儿？

那一阵子，谁能买到大潭这系列名为醉涛小筑的洋房，在市场上立即声价百倍。为什么？因为世界是跟红顶白的世界，人们非常的眉精眼企，极度敏感，顶级富豪的一个小小动作，都意味着围在他们旁边的人之兴衰与祸福。

十间房子之中，其中一家为本城钢铁业钜子仇佑昌的宠妾王锦燕买到之后，由王锦燕儿子仇仲贤主持的福昌建筑材料公司，立时三刻获得了几家磁砖与云石厂的总代理权。只为人们奔走相告，荣浚杰跟仇佑昌的交情不但非同凡响，且爱屋及乌，荣浚杰一定也给仇王锦燕的一房人三分薄面，建

筑材料交到仇仲坚的公司去，还愁什么出路？几多人排在荣氏地产公司门口等各种结纳机会而不可得，怎会放过这条借助仇氏家族，沟通荣氏地产生意的机会。

又另一间醉涛小筑，卖给纸业翘楚黄醒楠，非但市场起了哄，且影视周刊都立即大造文章。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

黄醒楠的女儿黄正芳跟乔继琛的第三子乔祖恩走得颇近，可是，近期忽然的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刚当选的香江小姐傅湘湘。传言说乔家三公子移情别恋了，傅湘湘要跟亿万富豪的掌珠拗手瓜，争一日之长短。

绯闻正在坊间传得如火如荼。乔家拥有醉涛小筑的合作建造权益，当然具有直接影响力。于是，乔继琛作的主，卖了一间漂亮的醉涛小筑给黄醒楠，刻意笼络，自然表示乔家属意于这门可能的儿女亲家，给黄正芳小姐打一支强心针。

人们推测了卖家的好意，又打算探索买家的用心，于是记者走访黄醒楠，问他是不是打算自司徒拔道的华宅迁入大潭，黄醒楠立即否认，笑着说：

“怎么会？老伴对住了几十年的房子有根深蒂固的感情，劝她大事装修，将古老摆设扔掉，重新布置，她也坚决不肯，又怎会肯搬？”

且黄醒楠跟其他富豪都一般迷信，现居司徒拔道的那幢华苑大厦，是他在七零年代与另一位厂家合资建造的，单是这个地盘就带给他亿元以上的利润。从此表面上仍以纸业生意为主，实则上呢，广东俗语所谓“食过番寻味”，已不断以低姿态进军地产，身家暗地里不住攀升。华苑正正是黄醒楠资产的转折点，他怎么肯冒险搬出去？

当然，这个迷信的藉口是不适宜诸于世的。

记者们再追问：

“那么，黄翁是不是打算买来给千金做嫁妆，让他们小俩口子作新居用？”

黄醒楠又笑着说：

“我女儿还没有通知我有关她的婚讯。若真是结婚了，新房子当然要由男家选定，醉涛小筑送予新人作为休息别墅，也还说得过去，以之作为正宅用，就不合适了。”

这么一番话，可进可退，引人遐思。差不多已等于在记者们的脑海里，画定了一幅门当户对、金童玉女的美丽图画。

故而，一宗醉涛小筑的买卖，就在娱乐圈内掀起了轩然巨浪，拍岸惊涛，震醒了傅湘湘挤入侯门的美梦。

果然，醉涛小筑落成后三个月，乔黄两家发出喜讯，成了儿女亲家。

娱乐圈子内，真是有人快活有人愁，因为醉涛小筑的另一个单位，卖给钟表珠宝业内坐第一把交椅的常有舜，作公开式的金屋藏娇用，搬进去的正是拍了：“大佬！你好野”一片而大红大紫的青春玉女阮宁。

醉涛小筑的这个单位虽不是归于阮宁名下，但，住到那儿去当女主人的年薪，就不只百万了。

金融界的打工皇帝，年薪三百万。阮宁小姐呢，仅仅超越此数。外传她是常有舜千万金元的巨制，是过分夸大了一点点。

纵如是，有此成绩，也值得圈内人对阮宁翘大拇指赞：“阿姐，你好野！”

实际上呢，就算是同道中人，把杜晚晴与阮宁视作同一专业的行家来作个比较，不论是架势、风采、派头、手段等

等，后者之于前者是完全望尘莫及的。

杜晚晴是以真金白银，把醉涛小筑的一个面积最大、方向最好的洋房买下来的。凭的是乔继琛与荣浚杰的双重推荐。

她何只跟这两位钜子有非常特别的关系与交情。老实说，这一夜，聚在杜晚晴的醉涛小筑家内，吃晚饭、玩沙蟹的几个本城顶级富豪，除乔、荣二翁之外，还有黄醒楠、仇佑昌，再加恒发银行主席许劲，拥有三百多间连锁百货店与餐馆的乐宝集团主席乐宝源，以及政府内华人民第一把交椅的布力行司宪等，合共七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商政界巨人，非但都是杜晚晴府邸的座上客，且全是杜晚晴香闺的入幕宾。

无一人不知道这重关系、无一人不乐于接受这个安排、无一人不高兴这种情况得以持续。

总的一句话，他们知道自己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受杜晚晴摆布。

围在一片淡梨红色云石圆桌上的七位巨擘，一边紧张手上的牌，另一边又紧张杜晚晴对自己的态度和反应。

杜晚晴，这天晚上穿得并不花巧，一件宽宽的月白色的衣裙，自腰间系过来一条麻色软带，软软的束起来，恰到好处地现出了细腰，拱托着丰满而坚挺，非常合乎标准比例的胸脯。

杜晚晴一头乌光水滑的长发，轻轻松松的挽在脑后，别上了两朵小小的、枯黄的干菊，别有一番脱俗的韵味。

脸是净白的，只有从里透外的一抹自然酡红，点缀在两颊之上。杜晚晴轮廓的细致幼嫩、动静的娇柔俊逸，实在是集矜贵含蓄的柳湘鸾与娇艳妩媚的花艳苓而成的极品。

最难得的是，杜晚晴由头到脚，透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画

卷气，那不是她靠遗传与继承得来的，是杜晚晴独家专有的气质。

她，还是个如假包换的，有英国伦敦大学百福书院文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

花艳苓在女儿学成归来后，第一句话说问：

“你打算怎样发展”。

杜晚晴看了她的外祖母一眼，再斜斜地把小腿交叠着伸出去，这么一个诚恳的眼神，再加如此一个优雅的动作之后，她才开口说：

“我继承你们的衣钵”。

出道三年，红透半边天。

是本城顶级交际场中一个绝大的奇迹。

杜晚晴跟她外祖母仍有晚上谈心的习惯，晚晴偎依在柳湘鸾的怀抱里说：

“婆婆，做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突破”。

“对。”柳湘鸾拍拍孙子儿的背，柔声地说：“我们的这一行怕还没有名校毕业的大学生，打正招牌做这门子生意。你前途未可限量。”

杜晚晴说：

“婆婆，我需要你的教导、你的祝福，有甚于一切。”

“入门的第一件事，你必不能以你的职业为耻。胸怀坦荡，言语才会玲珑，举止方能大方，内涵始会外溢，形态便能优美。”

“没有什么可耻的，婆婆！真的。”杜晚晴这样说了。

她是真心诚意的。

回头且看看她的环境与家热，就明白一切了。

外祖母柳湘鸾已经大把年纪了，除了年纪嫁与高骥时，享过几年福之外，一直挨得金睛火眼，才把一双儿女带大。

杜晚晴的舅父高敬康，现今少说也已经近五十了，一直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道友乙名。仗著慈母的一句话：

“他是高家唯一的血脉！”

于是替他成了亲，娶回来的那个叫阿金的舅母，心肠浅陋得盛不住生活上任何压迫。年年月月的摊大手掌，问柳湘鸾与花艳苓取家用，一派“你娶我回来就得养我”的款头，毫无愧色，弄得家人啼笑皆非，却无可奈何。

其后再生下了一子一女，落实了高家有后的功劳，更有恃无恐，继续把抚养提携自己一家大小的责任搁在柳湘鸾身上，继而转嫁给花艳苓，再传下来，就成了杜晚晴的责任。

那一子一女，全部送美国留学，单是三个学期的学费，足足是小户人家一家五口的一年粮。

花艳苓以色笑皮肉辛苦赚来积下的私房钱，经年贴补有家用上头，老早已经床头金尽，只余一肩责任与满腔无奈。

杜晚晴的长兄杜展晴，表面上已经出身四年，实际上呢，时歪命蹇，做那一门子的小生意，都亏蚀，一身都是债务。

三姐杜日晴，嫁予环境相当不错的一个同班同学，叫游子健。家里头的婶母一大堆，是非之多，难以形容，等闲不敢再与娘家人亲密来往，怕被翻起底子，节外生枝，诸多不便。连人都已疏远，就更遑论可以拿一些私己钱，暗地贴补杜家了。

老三杜现晴，是杜家的现眼报。花艳苓一看那天生的白痴儿，就流眼泪，捶胸顿足，道：

“我们究竟干错了什么事，得了这个不可扔、舍不得扔的